

續資治通鑑

十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通直郎戶部架閣直學士直學院檢討兼編修官劉時舉

○卷之一

高宗

建炎元年 建炎二年

○卷之二

高宗

建炎三年 建炎四年

○卷之三

高宗

紹興元年 紹興二年 紹興三年 紹興四年

○卷之四

高宗

紹興五年 紹興六年 紹興七年 紹興八年

○卷之五

高宗

紹興九年 紹興十年 紹興十一年 紹興十二年 紹興十三年 紹興十四年

○卷之六

高宗



紹興十五年 紹興十六年 紹興十七年
紹興十八年 紹興十九年 紹興二十年
紹興廿一年 紹興廿二年 紹興廿三年
紹興廿四年 紹興廿五年 紹興廿六年
紹興廿七年 紹興廿八年 紹興廿九年
紹興三十年

○卷之七

高宗

紹興卅一年 紹興卅二年

○卷之八

孝宗

隆興元年 隆興二年 乾道元年
乾道二年 乾道三年 乾道四年

○卷之九

孝宗

乾道五年 乾道六年 乾道七年
乾道八年 乾道九年 淳熙元年
淳熙二年 淳熙三年 淳熙四年
淳熙五年 淳熙六年 淳熙七年

○卷之十

孝宗

淳熙八年 淳熙九年 淳熙十年
淳熙十一年 淳熙十二年 淳熙十三年
淳熙十四年 淳熙十五年 淳熙十六年
淳熙十七年

○卷之十一

光宗

紹熙元年 紹熙二年 紹熙三年
紹熙四年 紹熙五年

六〇卷之十二

寧宗

慶元元年 慶元二年 慶元三年
慶元四年 慶元五年 慶元六年
嘉泰元年

六〇卷之十三

寧宗

嘉泰二年 嘉泰三年 嘉泰四年
開禧元年 開禧二年 開禧三年

六〇卷之十四

寧宗

嘉定元年 嘉定二年 嘉定三年
嘉定四年 嘉定五年 嘉定六年
嘉定七年 嘉定八年 嘉定九年

六〇卷之十五

寧宗

嘉定十年 嘉定十一年 嘉定十二年
嘉定十三年 嘉定十四年 嘉定十五年
嘉定十六年 嘉定十七年

續宋中興編年次具治通鑑目錄

續資治通鑑卷之一
通事郎 史修 時舉
宋高宗一
主祀底戲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即位于南京大赦改元其詔略曰
惟孝弟可以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兢畏
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可以安衆惟來謹論屏側
言可以達聰惟近正人遠寵佞可以成德庶幾降臨俾復父母
宗族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發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
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傷正尚慮羣臣徇於
故習有以奇巧獻有以祥瑞聞大臣蔽賢有舉非實蒙謙懷慙
有言不盡凡此之屬必罰無赦

回天下之勢者在人主一動念一轉手之間耳
觀此一詔則高宗惻然之心實然之政真足以轉移天心而
感動人心矣而不以手筆發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尤足以
懲崇觀之積弊而去靖康之亂根也

又詔戒厚斂除弊政赦盜賊治贖吏錄忠義昭智勇以汪伯
彥同知樞密院黃潛善為中書侍郎以右僕射召李綱赴闕汪
黃自謂有攀附之榮履相位以自擬及自外召綱二人由此與
綱忤綱行至太平州詠曰恭儉優於天下與衰撥亂之主非英
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決大事而不為小故之
所搖惟其智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

嗚呼天之愛人其矣有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
氣數強伸消息之不齊然後不得已而降殃咎焉然是氣之
屈於此也則必有以伸於彼其消於今也必有所息於後是
以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斯世則必為之預出非常之人以
之使夫國家猶有所依而立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而
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
若李公者其天之所出以經百劫之禍而開建紹興之
業者歟當上即位之初國之臣不可用為命之臣不可用
張趙之望未享天下人望之所歸者李公一人而已上不

自內用汪黃而自外召綱則高宗之志主於恢復可見矣觀
上未即位時與公書云王室多故乘輿蒙塵方今生民之命
急於倒垂諒非有不世之木何以成叶濟之功則宗屬意於
公久矣適為汪黃所滯籠七幸五日而去位豈天意未欲恢
復邪

尊元祐皇后孟氏為太后

元祐皇后初無失德哲宗廢於熙寧之時徽宗復於元符之
際後群臣以元符元祐並后非古制又復廢居瑤華宮至是
乃正尊位（前出嘗懼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曾
向孟之賢）曰前出嘗懼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曾
仁以嗣元右之治復留元祐以開災與之運此固天意然亦
祖宗修身齊家之效也

為皇后○詔改宣仁皇后謗史播告天下於是追貶蔡確蔡卞
邢憲

宣仁皇后曰當靖康元年二月虜退之後士大夫多法新
舊士黨邪正議者已譏其治不急之務今高宗即位首詔改
宣仁皇后曰不然彼時有難邪曰不然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
正之法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之治元祐為盛母后之
賢宣仁為最嘗思小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
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
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災與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章蔡初
意不過欲去元祐之人耳而至於變元祐之法又慮元祐之
人復用也而至以變立之罪謗及宣仁一念之私釀原滔
天可畏哉

罷耿南仲言者謂陛下伐遼兵京城為南仲父子所沮上曰南
仲誤端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安置南雄又論主和
誤國罪李邦彥及其屬蔡懋德李光等皆罷之李邦彥于
嶺南望之歎皆使

中興大事錄 金瓶梅 自文...

邦彥吳敏唐略諸人皆墮其計蓋小人始者惟以拓地邀功及戎狄已入中國小人無功之可邀則惟幸之可成故政和之開釁者即宣和求和之人而宣和之求和者即靖康賣國之人也此小人以和誤國尤甚於夷狄之以和誤我也耿南仲既以和誤淵聖猶以和沮高宗援兵此小人之尤者上至欲手劔之此高宗之初心未為汪黃所誤之時也觀此則後日遣使議和者皆非其本心矣

置御營司以黃潛善汪伯彥兼使副

綱目曰國朝兵權隸於三衙本之樞府樞府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權而無發兵之權今不復三衙而別置御營司分委之樞府而置御營使其後專掌兵權樞府不得而預議者以本朝故事分為兩府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此趙鼎所以舉行故事以正西府之權范宗尹所以兼樞使而罷御營使宜也

置真州茶鹽司○張叔夜從淵聖北遷道中惟時飲湯義不食

其粟至白溝河御者曰界河矣乃仰天大呼明日詭吮死何巢至虜中不食而死孫傳後不知所終

中興人語曰靖康之難能死節者前有李若水後有張叔夜二人而已虜再犯闕勤王之師無一至者獨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已足稱及北遷之後猶不食其粟不入其境則始終之義無憾矣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一人之數惟其一死之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益釋而言忠義者亦首稱焉若何巢孫傳身為大臣乃引其君以墮虜求生其不忠不義無父無君孰大焉使其能為若水之死已不足以贖誤國之罪而乃死於虜庭則其死不足言矣論者猶以二子不為於偽者為忠夫屈於大而不屈於小不屈於前猶或有益不益於後復何補哉

金人陷河內府權府事郝仲英及其子致原死之○張所言亟還京城者有五利奉宗廟存陵寢○一也○起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四也○○一也○意於邊防五

也又曰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兄弟姦邪不可用潛善引去上留之乃竄張所于江州六月李綱入見置檢鼓院竄張邦昌於潭州尋賜死竄從張邦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維顏博文孫覲王紹李回等有差

公之十議一一施行而議僭叛議受偽命一章獨不下綱曰此刑政之大者蓋為臣之罪莫甚於僭叛莫大於從偽此而不誅何以正朝廷何以示百官何以曉天下何以懲戒萬世之事君者上未遽行者以祖宗不忍殺大臣也邦昌忍於易姓忍於負宗社王時雍之徒忍於覆國忍於事異姓苟可以謀身者皆無所不忍若使覆宗社而無誅宗社何罪焉棄主事偽而無刑彼盡忠守節者何辜哉然綱之議雖行而公之謗愈多矣綱去之後未勝非以廣犯維揚而欲立邦昌後蓋

勝非邦昌友婿也未一年間偽命之臣亦驟然擢用而為宰相臺諫者矣可勝嘆哉

宗澤聞黃潛善等復唱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地奈何輕聽姦邪附賊者張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事不宜與賊共戴天弗與俱生今四十矣未聞有所號令但見刑部旨揮不得贍報赦文於河東河北陝之蒲解茲非斯人耳目也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土者一統之變為偏霸耳為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社之宗澤知開封府尋命留守東京澤至京時盜賊縱橫澤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立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相安黃潛善白上遣傅雲為祈請使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為通問使未行綱為上言今日之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使綱為上言今日之事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車蓋相望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恩慕之意

衣各一襲且致書于粘罕○置賞功司○每勝添武尉一員○

李綱請置沿河淮江帥府要部以備控扼帥府帶安撫要部帶

於轄次要部領兵馬都監武臣為之副大率自川陝廣南外

總分為十九路自帥府外要部三十九次要部二十八總為兵

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非要部不與預又別置凌波等水軍○

皇長子生賜名勇○李綱為上言登極赦獨遺河東北而不及

勤王之師乃大赦○罷職田○封吐蕃喃封後○李綱上三議

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內外

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故莫若取

財於東南而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以

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各募二萬京東河東

各募二萬仍創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

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李綱又言步不足以

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乃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

攻習之○諫議宋齊愈入對以綱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

是○上皇北遷龍德宮器玩悉為都監王球所竊及是內侍陳

烈以其餘寶器來上皆還方異物李綱諫上亟命碎之董氏女

死于盜○秋七月命王淵○先世韓世忠張浚分討蓋盜

時蓋盜起如淮寧之社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

揚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魏驛單州之魚臺亦有

潰卒數千為盜先世斬李昱淵殺社用了順等皆赴河北招

討司自効益衰

皇叔士培復洛州○省冗官○繕修京城略曰朕將親督六師

以接京城及河東河北諸路已奉迎隆禧太后津遣六官及衛

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樓

楹治器具令留守司趨辦之○東京留守宗澤遣戰車千二百

東又據形勝立二十四營於城外駐兵數萬以大河為壘

結兩河山水寨陝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上表曰今逆

虜尚熾羣盜方與比聞遠近之憂得已者東南巡幸恐增四海

之憂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論軍機不報又上疏曰

陛下回鑿汴京是人心之所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
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狂虜
今陛下歸王室再舉興之業復然如以臣為狂率願延左
右之將士試一論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澤每疏
奏上以付中書省潘善伯為笑以為在張慙獨曰如澤之忠義
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李綱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
適襄都以示不忘中原之意今冬無虞重駕還關天下之勢遂
定而近議論紛紛謂陛下將幸東南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
曰但欲奉迎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留中原乃命綱
草詔頒之兩京○詔修鄧州城朝臣皆以為不可中書舍人劉
珪言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密通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
然矣然今日兵弱財單陳留諸郡新刻于亂千乘萬騎何所取
給南陽城惡亦不可恃夫騎兵虜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
險前據大江可以攻守東南又安民力富盛可以待敵時伯彥
潘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來附其議

○李綱請書兩陽宗澤請幸京城

曰李綱請書兩陽宗澤請幸京城汪黃請幸東

南二者不同然京城之策為上宗澤數月間城築已增固
樓櫓已修飾龍潭已開浚築柵已羅列義士已團結蔡河五
丈河皆已通流陝西京東西河東北盜賊皆已歸附又非靖
康戡守無備之比失此一機中原絕望矣周之失計未有如
東遷之甚也然李綱之請又在宗澤規模未成之前故其謀
請先幸襄都以係中原之望西陽關陝可以招兵北近京畿
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財貨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
兩河就緒即還亦京亦可也而汪黃侍高宗以乳媪護亦子
之術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
重故建為幸東南之策不知我往寇亦往正如揚州而虜亦
至揚州上如鎮江而虜亦至鎮江行幸所至即其邊面譬如
泉流不知所屆矣

以李綱黃潛善為左右使張俊前之以劉光世為
左司都統制

綱為上謀以秋末幸南陽上許之黃渚善與汪伯彥乃力
幸東南上意中變於是綱所建白上多不從數日遂有並相
之命自古君子小人並用其終也君子必去小人必留蓋至
是中興之規模一變矣

罷四道總管府○宋齊愈抵死初齊愈在圍城中自外至會所
寫張昌二字至是鞠于御史臺獄具賜死或言齊愈論李綱不
已故綱以危法申之

○曰宋齊愈之罪當從王時雍等之例貶而寬之
可也何至是耶珙弼陳冲王及之死綱尚救其死而獨不救
宋齊愈綱於是失政刑矣中興之初大臣有一事之當理則
足以興起人心有一事之稍非亦足以抑遏人心此所以來
張浚之疏也浚素與齊愈交而又潛善客也以潛善而忌李
綱是以小人而忘君子也以張浚而攻李綱是以君子而攻
君一其可乎豈非張浚初年之見耶

詔迎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京誠留守宗澤移所拘虜獲于別
館澤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姦臣之語浸漸望利為退走計
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北淮
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畧不顧惜又令邊虜使別館
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賊虜情款何如是之厚而於國家計
謨何如是之薄也臣樸愚必不敢奉詔○詔答曰卿彈壓強捷
保護都城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澤猶不奉詔又請
上回鑿詔賜澤襲衣金帶○元祐太后發京師將如揚州○
朔之民憤於賊虜自結社乃定河北忠義巡社法○召淮定
伊川先生之高弟也○張浚論李綱買馬之擾招兵之異澤亦
賞格召更為募乃落職奉祠

○曰初論水災於宣和之時而為宣和大臣所斥
建守城之策陳數擊之謀於靖康之時而為康大臣所擠
建炎之初公為首相澹然以隆慶為己任而為潛善伯
彥所沮一人之身三定大業而三受重譴其諍之所至名亦
隨之使公之言用入宣和之時則必為建炎之所用矣

靖康則國家必無顛覆之危而後之用於建炎則中原不立於淪沒也以高宗即位之初召於貶所而在以台衡待之非不專而公亦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邊防軍政已畧就緒中山之功未成而謗書滿庭矣公之去就甚輕而關於天下之安危者甚重綱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綱去則兩河無兵而夷狄橫矣綱在位則偽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襄鄧之策必從宗澤遠京之疏綱去則維禱有警而幸華南幸矣當時猶以靖康京城之禍建炎維揚之禍歸咎於綱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哉綱薦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至是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置就緒即渡河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以為招撫不當置司北京亮亦言經制司兵才萬人河外皆虜兵乞權置司陝府濟善頗沮又以兵少不如勿遣罷之綱言濟善方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戰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與濟善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設心如此乞歸田里○陳東上疏說

綱去則維禱有警而幸華南幸矣

綱言濟善方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戰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與濟善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設心如此乞歸田里

綱去則維禱有警而幸華南幸矣

綱言濟善方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戰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與濟善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設心如此乞歸田里

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歐陽澈亦上書請用事者黃潛善汪伯彥奏誅之並坐任直棗市○詔赦准○冬十月上如揚州○十一月張浚論李綱括兵動納之非且及於易詔令以府翁彥國之罪捐金○以資張浚○亮之費贖鄂州

○興人言曰

張浚平生忠肝義膽不與秦檜共事不與李

俱生而初年之見反黨汪黃而攻李綱不已何也使其移攻李之罪而攻汪黃豈不悞公議哉○李月安國之疏曰嘗聞

政事之綱必先核實而後實必自大臣與臺諫始渡江以前

所任相其賢否則有人論矣而言者縱或為甚一言而

相再言而罷職又再言而放於邊鄙又再言而投諸海島

於綱者亦甚峻矣然人心未服則以所毀亂真而不核實

昔防江復令招刺諸州勸納發掘司未有以為非者在綱

行之則謂失人心在他人行之則以為為可此不核實者一

也自仲尼大聖猶待三益者成而乃言綱以一時未聞報政

孫觀嘗草降表貶綱一

言路此不核實者三也綱既放於鄂州渚漣陽之後若如言者所論國家宜少安矣而李成張遇才違縱橫淮甸所在如織此不核實者三也虜陷京城遣請二帝乃何東操權郭京用事綱方遠賤不預戰守之謀而固欲黜綱前日回鑾之功指以為罪此不核實者四也綱本以建州禦敵守城之策為孝慈皇帝所知擢與機政而以為欺君要功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五也劫寨之事人以為姚平仲講於帷幄神師道李綱之所不與也而乃謂綱之用心欲實公於何地此激怒為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六也胡安國之疏如此然以親而庇翁彥國之罪以怨而抵宋齊愈之死此文不待核實而綱有餘責矣大臣之用心不可不公如此

王倫使虜與傅季俱留虜中○詔非經三省密院不行○十二
月置講讀官○上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坐右○分路類
省試以待親策○以楊時為工部侍郎時入對首言自古聖賢
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為務以君德在是故也尋命兼侍講○虜

分二道入寇粘罕自雲中下太行將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幹嵩
不與其弟兀朮自燕山內渡河攻山東宴宿與其副撒喝自同
州渡河攻陝西以燕山軍圍汴京澤有備千里之地無糧可因
又遣兵保護汴梁以俟大軍北渡虜聞之斷河梁而遁○婁宿
至河中府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由韓城犯長安浦津軍潰
○粘罕既犯河陽據汜水引軍而東命萬戶銀朱分軍犯京西
中原大震○攻河南留守孫昭遠戰不利擁兵南去為叛兵所
害少尹阮駿死之○圍懷州守臣姜剛之拒守圍二十七日不
拔而去又陷同州守臣鄭麟赴井死又陷長安帥臣唐重及楊
宗閔桑景詢曹諱郭忠皆死之先是重慶虜至以書別其
臣曰忠義不兩立義當死國其父報之曰汝能捐軀徇國吾
笑入地矣陷濰州守臣趙浩死之又陷青州臨淄知縣陸有常
死於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興宗亦死之千乘縣市民
率土軍射士保甲及官軍○虜又陷濰州引兵能與河陷鳳翔府
又陷鄆昌府守臣蔡然死之又陷萊州引兵能與河陷鳳翔府

又陷唐州掠其城而去又陷蔡州汝陽縣令郭贊罵死之又陷

淮寧府守臣向子褒死之又陷均州金人攻掠陝西京東陷同州長安秦州鳳翔唐蔡淮寧均州

八郡不能攻者汴京豫州及棄青鄆而去

曰祖宗百年禮義廢肚之化其所以涵養士大夫者至冰凍矣然以熙寧以來群小相師滅理窮欲六十年

士大夫剛為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為憂敗翽迎降而皆不知以為耻棄君叛父奉賊稱

臣而皆不知以為辱也而兩河之師守主將其為睢陽許遠顏真卿者不可勝數是雖人之棄棄不容泯沒亦祖宗所以

涵養斯人之澤也所可惜者朝廷規摹不立措置乖方當建炎之初河北惟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太原等六郡其他

固在也胡舜陟四鎮之說不行乎前李綱招撫經總之事復沮於後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虜兵方盛又非一州

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非虜殺之也實朝廷殺之也

徐徽言奏使土豪復故地使之出襲而虜懼之則胡舜陟李綱之計不行豈不惜哉

以劉誼為吏部侍郎兼廣敏中書舍人劉觀給事中是年八年杭州軍亂九月建州軍亂十一月密州軍亂十二月吉州

軍亂建炎二年春正月上在揚州金人陷鄧州安撫范致虛遁劉汲出戰死之括民間金幣如括京城之法又掠汝金房

四州之民以歸盜張暹焚真州奪陷鎮江王淵招降之東群盜竄起潛善伯奏

賊匪不以奏及盜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內侍郭成章上疏言二人之罪必誤國上怒詔

成章不守本職轉言大臣亂吉州盜丁進犯壽春府守臣張允擊却之詔后族勿除從官太學生魏祐上書論潛善伯彥誤國十罪二月金人犯東京澤州之曰滑州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以銳卒五千據張端為至滑州與虜戰又遣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

源勇大魁廣夜濟河... 殺傷甚眾即命宣知滑州虜不
 敢犯其境○金人遣兵自鄭州抵白沙驛距京畿十里都人甚
 恐澤方與客對率案屬請議守禦之策澤不應諸將退布部伍
 徹平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澤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
 時劉衍劉達各將軍二百東在鄭滑間澤益選精銳數千助之
 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按堵○又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
 民領兵萬餘阻滑州澤大敗而敗中立死之郭俊民降虜景
 良遁去澤捕得長良斬之俊民與虜史其姓人持書招澤澤謂
 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為忠義鬼今乃為虜游說何面目見人
 耶梓而斬之謂史虜曰上屯重兵近旬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
 不以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耶又斬之○澤三上表請上回
 賜曰京師乃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朕願以二百年其業為意
 且賜回鑿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盜賊屏息美狄寢謀臣若誤
 國一子三孫甘被顯戮○翁彥國為經術使籍民輸建康修城
 磚數百萬其人踰度吉南安諸郡陸負水運率千錢致兩磚江

西提刑留備勸民出私財助國乃督貴州縣以等第厚賦於民
 欲以求進民苦於一役知洪州胡直彊奏罷之○市易務乃熙
 寧初置及是言者以為所入不償所費遂罷之○復端明殿樞
 密直學士○蔡攸華軍於河南北以六萬人為額○中山
 府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陳亨伯冒圍入城固守呼總
 管使括城中兵繫械部將沙振以眾寡不敵乃害康伯後謚忠
 節○三月以司馬光配饗哲宗○石壕縣李彥先復陝州即以
 彥仙知州事金人圍陝不克乃攻魏州陷之○金人犯涇原吳
 玠敗之○夏四月罷巡社○金人復陷洛州士培奔大名府
 自二帝北狩兩河州郡外無應援內絕糧儲並為虜所取惟
 中山慶源保莫祈洛葉慈相保久而陷之

馬廣聚鄉兵保慶源五馬山陰迎信王榛以歸奉榛總制諸山
 寨先以奏付宗澤以聞遣馬廣入見以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
 元帥加廣為元帥府都總管信王榛伯遂於以為疑廣行復令聽
 諸帥臣節制廣知事遂於以兵軍屯大名○五月詔擇日遷京

○正字馮機獻言於帝善力言未可然金人再來或不可當○宗澤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累疏請上還京又言丁進有眾數十萬願守京城李成願渡河且請修龍德寶錄宮以備迎奉二帝不報○澤請上還京至是凡二十餘疏言甚切又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制置兩河彥所部勇士萬數面刺八字號八字軍彥方治兵約日趨太原澤又上疏欲合諸將渡河者善忌澤成功從中沮之因憂鬱成疾

自古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於外孔明欲出師於外則必任禱允於內建炎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正天縱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必能復君父之讎雪宗廟之耻伸神人之憤惜夫綱相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計蓋江黃二人既用事於中則宗澤安能措手於外二人既主幸東南之請則宗澤還京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哉使渡河而

北指日成功亦安能免後患哉嗚呼東京之地宗廟在焉陵寢在焉為人子孫焉可置祖宗而不問為人父母焉可棄遺黎而不思且向也元帥府方開之始宗澤請解京城之圍而伯彥等則謂不可使虜知元帥所在今也還京之請屢上而江黃則謂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自外而觀江黃之計可謂忠矣宗澤之計可謂危矣以義而論則君父不可視之如路人中原不可棄之如土梗天祚吾宋則將有主矣天所興者誰能敗之此豈江黃乳孺護赤子之術所能為哉澤之志不獲伸於前又不獲伸於後徒使後之人聞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嘆而為之致無窮之恨科舉復以詩賦兼取○金帥自鳳翔之敗涇州之敗粘罕焚掠西京取平陸渡河以歸宗澤以妻翁遂自過潼關臨同華陝以歸於是知延安王庶遣使請澤澤遣將司龍水峽斷其歸路虜遂遁歸冀州○澤以重賞募死士機有方累擊退金人一日

之俄有數寸人皆以濕糲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虜遂敗走
 城賴以存政死而城失守○賀師範戰于八公原死之虜陷相
 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又陷德州都監趙叔皎死之又
 陷濟南府守臣劉豫降又陷東平府守臣權邦彥棄母道又陷
 大名府守臣張益謙降運裝億降虜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
 刑郭永不從為辭虜遣騎召永入粘罕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
 者我虜欲用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以
 降乎虜并其家害之謚勇節○陷延安府守臣劉選道通判魏
 彥明死之先是虜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虜知曲端與王
 庶不協併力攻鄜延庶在坊州乃自當鄜州來路遣龐世才等
 當延安來路庶御下太嚴用端為都統常曰設曲端誤我亦當
 斬之端銜其語端駐兵於邠州庶趨其進兵不動庶退龍坊虜
 遂乘虛陷延安○陷濮州守臣楊粹中及杜績死之又陷開德
 府守臣楊棣及楊彭年死之城殺戮無遺○宇文虛中為祈
 請使楊可輔副之劉誨王貺為通問使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

宋書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虜
 中○張懋亮○許景衡亮○復閩浙市舶官○增諸路役錢○
 六月建州葉儀殺妻子縱火突城而出陷福州其後趙哲招降
 之○秀州軍亂命張浚討平之○秋七月宗澤卒澤為黃潛善
 所沮憂憤成疾疽發于背將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
 三遺表猶贊上還京云後謚忠簡○召謝克用孫觀○以杜充
 為東京留守盡反澤所為兩淮豪傑皆不為用

宋書卷一百一十一

日此澤去而東京之地不可守也宗澤在則盜可

使兵杜充用則兵皆為盜矣充守東京則虜去維揚充守建康
 則虜去明州以充繼澤何異以淵代欽以姜維而續孔明之事
 功李綱罷而汪黃相於內宗澤死而杜充守於外天下寧可知矣
 程進在西京與虜夾河而戰屢破之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
 將多不安之馬政王彥既還朝除稍稍引去判官宗穎請歸持
 服楊進叛攻掠於河朔宗穎在滎陽管進擊馬為所害○鑄御
 寶者三一曰聖德神功皇帝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

詔之寶○趙子砥錫自燕山得書上皇以進且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歎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往昔契丹王和議女真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於噬人若設檻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刺虎矣已而賜對遂命知台州○御史馬伸劾黃潛善汪伯彥不謹詔令廣市私恩黜陟不公政令不一壅塞言路毀法自恣妨功害能過則捕君善則稱已強狼自專務收軍情等罪詔伸言事不實責濮州監酒促使上道死於中路天下冤之○親試舉人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密州獻芝草詔却之○冬十月河北制置使王彥自東京赴行在上召見彥見潛善伯彥乃陳兩河忠義民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征持角破賊收復故地言極憤激大忤二人之意降旨除閣門宣贊舍人免對○知沛縣李膺言昨來經制司酒糟稅契頭子等錢所收至微所得至多儻復行之為利不細乃復經制錢○十一月更四川茶法初成都府路轉運趙開言請罷權茶

乃令漕司買馬朝廷權開主管川陝茶馬開至成都徵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戶市之每斤所過征一錢往征一錢有半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號合同場為茶市交易者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違者抵罪至四年冬買馬踰二萬匹引息錢至一百七十萬緡○壬寅郊祀昊天上帝奉太祖配就江都縣築壇行事○十二月金人陷襄慶府有欲發孔子墓者誅之○以黃潛善為左僕射汪伯彥為右僕射是時李綱既去宗澤已死大權入手二小人為相其事可知決幸東南無復經理中原之意

中興大事記

曰始也獨相綱已為汪黃所不悅繼而綱與潛

善同相則必為潛善所排綱於此時憊宣和大臣不和之咎且欲與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次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黃而高宗猶望其同心然小人之同不過同惡相濟爾夫人主所職在論相而小人因章大臣用舍有不與焉

宋高宗二

建炎三年春正月上在揚州○詔羣臣陳備禦策○虜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賊不屈闔門百口皆遇害後謚莊節又陷淮陽執守臣李寬初韓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並虜會粘罕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餘人趨揚州以議事為名使上不得出而粘罕以大軍迎世忠世忠棄軍走鹽城軍遂潰泗州王綰率同列為執政言汪黃笑而不答至夕奏到虜復攻泗州上大驚○守將楚淮橋道金人由招信將渡淮縣尉孫暉禦之沉其數舟虜以疑兵索暉自上流渡城破暉死之○陷楚州守臣朱琳降○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守將俱重成喜將萬人遁○陷揚州守臣黃願遁去

上自建炎元年冬十月如揚州至今凡一十六箇月

上時得天長報聞虜已至乃躬甲冑乘馬南巡惟內侍及護聖

軍從之者數人而已二相方會食有聞者獨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乃戎服鞭馬南驚軍民爭門而出者不可勝數大理卿黃鶚至江口軍人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鶚方辨其是非而首已斷矣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大常少卿亟取九廟神主奉及出門四騎已塞道行數里回望揚州城中煙焰漲天而格城所儲穀掠殆盡○呂頤浩張浚追及上于瓜州鎮得小舟以渡至鎮江上次鎮江留劉光世以兵扼江陵○上次平江命朱勝非為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張浚副之○上過吳江縣命張浚以所部屯于吳江○二月上如杭州以州治為行宮○大赦惟李綱不放蓋潛善欲罪綱以謝虜也○中丞張浚論黃潛善汪伯彥數其大罪二十條致陛下蒙塵於外天下人切齒唾罵乃除外郡尋官觀責降○泗州富民獻緡錢五萬却之○詔罪已求言詔曰朕已放宮嬪損服御點宰輔召忠良尚慮多方求和朕意日公事有關於國軀益於邊防許士民直言朕無行焉以示威言之或失亦不汝尤

○虜陷泰州守臣曾班降又陷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遁又犯滄州守臣劉錫適通判孔德基降○時命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陷晉寧軍守臣徐繼言死之初徽言與府州折可求約出兵夾攻虜粘罕虜其子彥文使為書以招其父可求遂降可求與徽言親也虜使可求以招徽言于城下徽言以大義責之可求引兵射之可求走徽言因引兵擊虜斬婁宿孛董之子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出襲時朝廷與虜結好恐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凡受圍三月而徽言屢敗却之及城中矢石盡士困餓不能與監門石贊夜啓關納虜遂陷徽言即縱火自焚其家人率親兵力戰比曉力屈為虜所執虜知其忠義故生降之徽言罵賊不絕聲而死謚忠壯其統領孫昂亦力戰不屈而死○三月以朱勝非為右僕射○簽書呂頤浩為江東制軍使○王淵簽書樞密院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二

史正彥因招到賊丁進等久之除團練使正彥意不滿而淵檄取其兵正彥固執不遣以此怨之見王淵擢用且乘有狄難遂圖不軌

劉光世除檢校太尉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苗傅劉正彥叛揭榜於市傳檄諸州畧曰大臣盡出闕寺士卒皆自私門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為民除害應有大臣罪惡顯著並內侍官並行誅戮本為生靈別無所希以兵殺王淵勅上向闕集淵首於闕下乃分兵蒐捕中官皆殺之百官皆在禁中宰相執政在都堂聞事急復入請對垣之門外軍聲益烈中使統制吳湛披甲持刀排門入引傅所遣使臣奏上曰苗傅不負國家正為天下除害諫議郎殺知杭州康允之謂事急矣請上御樓撫慰之上變上御樓管軍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雖控弦露刃見樓上黃蓋前呼萬歲上凭欄呼傅正彥問曰何故如此傅厲聲曰陛下信受中官賞罰不公如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命人不戰首先過江因交結蔡

却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今依舊只作遠部
練使臣已將王淵斬訖梟首在此中官在外者亦皆誅訖更請
康復曾澤斬之以謝三軍上曰黃潛善汪伯彥已降黜康復曾
澤待重與降責卿等可歸寨傳曰若不斬康復曾澤歸寨未得
上曰待朝廷自行遣卿等忠義已除傳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
正彥觀察使御營副統制一行軍士並特除放各令解甲歸寨
傳曰感聖恩但須得康復等方可歸寨時浙西安撫機宜文字
時希孟願陛下道康復等出付苗傳上曰朕左右誰使葉宗諤
奏曰陛下何惜一康復以慰三軍上曰豈可因叛將勒兵伺闕
便付中官殺之逾時傳兵不退上命吳湛召復覆逃不出再命
衛士搜索得於禁中清漏擒至闕門以付傳樓下腰斬之斃其
肉上命傳等歸寨傳等請宰相百官議事欲請隆祐太后垂簾
聽政勝非等入奏上欣然降詔恭請隆祐太后權同聽政百官
聽詔惟傳正彥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昔日已曾立大
子有故事傳之屬官張遼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日之
事當為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眾皆驚愕失色諫議鄭穀叱
遼曰是何悖逆之語不可謂當此時無人死國難百官復入見
上奏曰傳等不拜上問何故眾莫敢對上徐謂宰相曰朕當退
避但須稟命太后乃命吳湛謂傳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
上令類政入奏請太后御樓是日大風勁甚樓無屏障上坐竹
椅無席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即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固請上坐
上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御樓乃有輿下樓出門見傳等喻之曰
自上皇任蔡京王兩變更祖宗法度童貫等興起邊事所以招
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皇帝聖孝別無失德止
為黃潛善汪伯彥誤他今已竄逐了當統制豈不曉知此事傳
曰臣等已議定豈可逆謀太后曰待依統制所請太后且權與
皇帝同聽政事傳等又奏曰須是立太子請太后同聽政太后
曰立幼王則決不可正彥又奏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乞
太后早賜施行太后曰今歲秋內使皇帝聰明仁聖尚自難以
抵當若使幼主為君莫秋闕之建不愈加修德正彥怒呼其

曰太后不肯從所請吾鮮衣就戮矣太后復呼之曰不須如此
 統制輩各是名家子孫累世忠義豈不通曉今日之事實難聽
 從為皇太子幼國家艱難時節如何主張得社稷待更與皇帝
 商量傳等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又不決恐別生變太
 后復有與登門與上議太后終執前說不移上言之再三太后
 乃許命宰相約束四事示傳等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
 供奉之禮物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軍並聽太后及嗣君
 處分三曰降詔畢將佐軍士即時解甲歸寨四曰禁止無肆劫
 掠縱火殺人如違此約來即降詔遜位傳等皆曰若遂下詔遜
 位皇太子恭請隆祐太后并廢聽政宣詔畢傳正彥揮軍退乃
 大赦天下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杭州顯寧寺為睿聖宮
 太后臨朝自是引傳等太后勉之皆有喜色而臣僚獨對言機
 事賊亦不疑矣○王世修與勝非言請建康又趣遣使及
 改年號勝非以奏太后太后曰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
 從恐別生他事詔以建炎三年二月十一日改為明受元年勝

非以世修往來傳道二克之言事定許以從官除之○以苗傅
 屬官張遼馬柔吉王世修並為直龍圖閣王鈞甫右文殿修撰
 皆傳正彥之謀也竄內侍監陸高選張吉為張日曾澤陳永錫
 於嶺外○降詔改元○上遷睿聖宮百官朝謁于宮庭召呂頤
 浩赴行在○以張浚為禮部尚書命張俊以命屬後取便道之
 鳳翔○除諫議大夫鄭穀為御史中丞鄭穀言朝廷差除行遣
 多出於統制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更迭出入都堂殆無虛日
 外議喧然國家興衰未可知也望賜戒勅廟堂之上二三大臣
 共以公心維持綱紀無以私情干預朝政庶幾與國同休共享
 天下安榮之福也時二塊堂以殺人之事頌至都堂鄭穀嘗面
 折之便宜止可行於所部士卒又都堂國論所出非庶臣得預
 頒其章示之傳等雖怒然由是少戢○以苗傅為武當軍節度
 使依前御營司都統劉正彥為武寧軍節度使依前御營司副
 統制苗劉以書燕浚曰伊周之事非侍和就當之浚復書畧曰
 自古言涉不面謂之伊周之事非侍和就當之浚復書畧至於

位之說必其子長而賢因託以政便利天下不然謂之廢立廢
 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不然則謂之大逆賊矣上春秋鼎
 盛一旦遜位以非所宜嗚呼天佑我宋所以保佑聖躬者歷歷
 可攷出質則虜人欽畏而不敢留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
 天之所興誰能廢之二虎得書與其屬俱至都堂浚見詆以為
 逆賊所不能堪朱勝非恐生變即奏責浚散官郴州安置乃設
 辭以安二虎也○苗傅劉正彦到都堂欲分兵入衛睿聖宮尚
 書左丞張浚以為不可固止之○呂頤浩上疏太后私請睿聖
 皇帝亟復大位○張浚不受尚書之命俊亦不肯分兵與浚御
 史中丞鄭毅正言乞留呂頤浩知江陵言不當分張俊兵遂止
 為輜白勝非曰主上受淵聖詔為兵馬大元帥嗣聖易稱皇
 太姪同皇太母垂簾聽政大元帥征伐于外最為得策召百官
 赴睿聖宮議請上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嗣君為皇
 太姪監國鄭毅上疏謂睿聖皇帝承正統嗣天位已二年矣一
 曰尊而為太上皇以太子嗣位太后陛下垂簾同聽政雖出倉

文臣

文臣

卒於理猶順今以上皇之尊遽降為大元帥則當去御袍而服
 紫綬撤御帳而設緋幕內外百官曰將曰相皆前日所臣事者
 也今日與之比有事主矣稽之於古無已取法行之於今實逆
 天道併降今上為皇太姪是二十日內降二天子矣自古未之
 有也乞收還詔書請睿聖皇帝以太上皇聽國之大事稽之古
 為有法施之今為得宜詔曰太上睿聖仁孝皇帝勳分
 天下兵馬重事嗣君依舊皇太后○呂頤浩張浚劉光世議舉兵
 討逆呂頤浩江寧次丹陽光世自鎮江來會世忠由海道至平
 江勤王之師五萬熨平江二虎懼勤王師乃檄杭州集保伍選
 器械高城門塞河道二十八事守臣康允之悉收其檄不行又
 扣扉聖宮奏請上親筆制以緩外師上曰人主親制所以取信
 天下以其有御寶今朕退外邸不與國事何用符璽以為信自
 古廢君杜門有怨豈敢更與外事傳等避謝上曰統制有事但
 來商量不以何時可來相見少請疑忌傳等拜謝而出○呂頤
 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湯思退等上疏乞復大位

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到東堂諭以天步多艱宜急防秋之計
 曆聖皇帝當還尊位苗傅一皆聽從○四月初一僕射朱勝非
 等上疏太后陛下乞上還大位太后降詔百官奏聞上詔不允
 及上見禁中太后再降詔羣臣因上表以請上詔必欲太后同
 聽政事乃復位百官三請上方出御殿因請上馬百官卷請以
 入上與太后坐前殿垂簾百官起居詔上太后尊號曰隆祐皇
 太后嗣君上為皇太子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施行○二日以
 傅為淮西路制置使劉正彥副之○以張浚知樞密院事以傅
 正彥為檢校少保傅請屬官張遠為添差淮南南路轉運判官從
 之○勤王兵至傅將苗翊與韓世忠之兵戰臨平之南翊敗傅
 正彥遣兵救之朝廷命諸將皆集兵皇城門外○傅正彥引兵
 關錢塘踰金門遁去掠玉山等縣韓世忠追之至浦城獲劉正
 彥安富民獲苗傅就世忠送行在詔誅之○呂頤浩劉光世
 張浚韓世忠張俊趙哲將兵入城頤浩等入見上慰勞之○皇
 太后降詔撤簾復建炎年號平苗劉功詔加韓世忠劉光世張

浚等官李昉遷左丞鄭穀遷右書寫時布孟張永王元左言馬
 不能止二兒之亂也○大赦舉行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即
 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寬○命尚書
 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侍郎並改為叅知政事
 ○朱勝非求去以呂頤浩張浚薦上以頤浩為右僕射○上如
 建康府改江寧為建康上之次鎮江也諭執政以張焜古之貴
 直陳東忠諫而死命守臣致祭皆厚卹其家○立皇子粵王
 太子至七月薨諡元懿年三歲○金人以我叛臣劉豫知東
 府子麟知濟南府於是盡取山東地惟濟州與仁廣濟以水陸
 尚存焉○中丞張守言言曾行首斷大義詔除直顯謨閣史言
 章詠首此時希孟令人知道順詔擢詠為郎官○五月以張浚
 為川陝等路宣撫使置使以張浚為使元事時建議欲幸武昌
 康政為不可而有是除○上以張浚為使元事時建議欲幸武昌
 昔舍人○其時使金流涕○

比於藩臣七月杜時亮使金且致書粘罕略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認認然惟異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改鑄虎符○程興復西京至永安軍朝謁諸陵○置江州路安撫制置使○六月淫雨上以陰雨不止下有陰謀或人怨所議下詔求言○罷王安石配饗○罷賞功司○錄忠義後○下罪已詔○表植罷司諫○以呂祉為右正言○金人陷磁州守將蘇珪降又昇陷單州又陷興仁府又陷南京執守臣唐佐又陷沂州○上以韓世忠平苗劉之功加兩鎮節度○王庭秀論呂頤浩除擬不公罷侍御史知筠州○中丞張守亦以論頤浩難專任張浚不宜西去遷禮部侍郎○右正言呂祉奏曰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去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罷身無過之地如或不悛黜之何惜○胡舜陟請自守

江北之地以護行在除淮西制置使○鄭穀薨上大悼之○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詔諫院勿諫後省○誅范瑒初虜寇京東命瑒禦之瑒領兵轉入江西至是召入見不肯釋兵且乞除殿前司職事張浚奏瑒大逆上以其事付浚召瑒至都堂曰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遂以俊兵擁縛付大理使光世出撫其眾頃刻而定○崔縱使金議和○張浚發行在宣撫川陝○詔奉隆祐皇太后如南昌○以上官悟權京城留守○閏八月詔議駐蹕地遂決吳越之行於是命諸將分守沿江防淮之議遂格○以呂頤浩為左僕射杜充為右僕射尋命充兼江淮宣撫守建康

上以三年四月如建康至是凡九月
 上發建康如杭州升杭州為臨安府○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胡寅上疏請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弊為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諸立國之策漢高祖遣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食以和哉有公之志少莫之議

還朝不然則今必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帝使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佳釐遣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幸輔深思遠慮反復計之所謂之和必無可成之理

○張卬使虜○盜至成殺知四州耿堅上降詔撫諭以成知州事四年又復叛陷舒州○高麗遣使入貢詔止之○金婁宿陷

永興軍節度郭琰遣○以趙鼎為殿中侍御史○冬十月金圍蔡州守臣陳昌為賊之○上至臨安詔如浙東○張浚以趙鼎

為隨軍轉運○虜分兩道寇江一自滁和犯江東陷滁州壽春廬州濠州和州無為軍陷真州又一自蕪黃犯江西陷黃州自

黃州渡江劉光世陷江州洪州臨江吉州撫州袁州金人犯采石渡郭偉敗之遂趨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李統叛降之通

判揚州又獨不從刺血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遂見殺罵聲不絕口金人犯建昌軍蔡延世敗之○十一月增

印四川錢引○隆引皇太后如慶州○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為御史中丞○次晏仲據襄陽四年六月以晏仲知襄陽府

未幾犯金州帥臣王彥敗之○張浚至秦州置司節制五路○盜賊方犯鎮江四年降○上自明州航海占願浩奏今從官已

下各從便而去上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為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已下或留或從歸者多矣○

金人陷杭州越州○張浚敗虜于明州

○建炎四年春正月上舟次台州章榘○兀朮再犯明州張浚拒戰慮其益兵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遂破明州屠其城

兀朮以船犯昌國縣欲進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祐引大船擊散之虜遂退陷陝州李彥仙恭戰而死彥仙守陝再踰羊大小

戰二百及城陷其屬官懷忠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陷潭州守臣向子諲道王陳劄趙聿之死之軍民猶與

巷戰虜遂屠其城而去陷荆南府及醴州○詔近臣條備禦策○虜寇邠州○金撤離昌

乃引去○二月金人復陷○守臣上官悟遣使自是四京皆陷沒矣○上舟次台州校所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暫駐台頃浩曰將來宜駐浙存後謀入蜀范宗尹曰臣謂若使

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徐圖則兩得之決擇取舍

不可不審上曰然○盜鍾相也難州尋討平之○兀木自越州

統率部復還杭州縱火為掠以警皇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

取塘岸路以還陷秀州守臣趙士賢死之至平江宣撫使周望

及守臣湯東野棄城遁虜入城縱火焚掠死者甚眾又陷常州

守臣周起道○三月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卅師邀于太

湖擊敗之幾獲兀木○葉份為戶部尚書○張浚帥師入衛至

吳漢聞虜退而還命虜益等奉迎隆祐皇太后于虔州○大赦

○夏四月上次明州○韓世忠屯兵于鎮江之焦山寺以激虜

歸兀木遣人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

王廟者虜必登此規我虛實乃伏兵廟中又伏兵江岸戒之曰

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虜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

中伏兵先鼓而出三騎張業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

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即兀木也既而戰數十合俘獲甚

眾又獲兀木之壻為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虜終不得濟使

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益以名馬又不從時韓辣在維州及

漢李童大乙趨淮東以為兀木濼接時世忠與兀木相持于黃

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之鍛煉相連為

長纜貫一大鈎以授士之競捷者平日虜以舟操而前世忠分

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艘一纜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兀

木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但迎還二宮復舊疆土是相全也兀

木欲自建康謀北歸或欲以盧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

口在世忠之上一直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岸擊

敗之虜終不得濟乃揚揚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世忠引舟

出江天霽無風海舟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請達世忠軍亂焚

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徐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五月金人自靜安渡宣化而去兀木屯六合輜重自瓜步口舳

艦相衝至六合不絕徐軍以所積糧粟之兀木自六合歸屯

於楚州至九里經

舟歸而趙立在其... 見兀木欲會兵攻... 與金人戰仲威... 遇害仲威棄揚州... 門北歸牛車激擊... 守參知政事趙鼎... 畿東西湖北淮南... 事輪修時政記... 置安撫大使於鄂... 罷御營司... 秋七月復郢昌府... 隆祐太后至自度... 犯揚州斬賽敗之... 走人詣朝廷告急... 淮河扼虜不得進... 衆不敢前岳飛雖... 吳玠獲水興軍虜... 室等合而浚合兵... 浚出兵分道由同... 經略使趙哲收復... 經略使孫澤澤原... 馬十萬以錫為統... 先分守其地掎角... 縣錫會諸將議玠... 阜據之使不可勝... 得施何用他從將... 彼給我也曩室擁... 與之戰騎身率將... 擊... 亦只... 而前... 冬... 州... 劉錫等議...

... 岳飛雖能為援而亦衆寡不敵立先中砲死而城陷... 吳玠獲水興軍虜大懼調兀木自京西令星馳至陝州與婁... 室等合而浚合兵四十萬約日與虜戰... 上以虜萃兵淮上命... 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虜蓋時兵玠已得長安而環慶... 經略使趙哲收復鄜延諸郡浚乃檄召熙河經略使劉錫秦鳳... 經略使孫澤澤原經略使劉錫各以兵會合六路兵四十萬人... 馬十萬以錫為統帥兵玠與鳳翔提刑郭浩皆言虜鋒方銳... 先分守其地掎角相接待其敵乃可乘浚不從諸軍行至富平... 縣錫會諸將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 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眾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 得施何用他從將戰乃許立前部統制時端旗以懼虜婁室曰... 彼給我也曩室擁兵驟至與... 擊... 亦只... 而前... 冬... 州... 劉錫等議...

浚問謀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眾皆言環慶軍先走浚命擁趙
 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搥擊其口斬于堦
 下軍士為之喪氣浚遂以黃鵠放諸軍罪浚命各歸本路歇泊
 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浚率帳下退保秦州○浚
 以張恂權環慶路經畧使或言劉子羽諭恂令陰圍環慶諸將
 恂納其言斬統領官喬澤張忠統領官慕容洎覺之懼遂以環
 州叛附于夏國○虜陷秦州隨州○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移
 司與州簿書輜重悉皆焚棄將士悉皆散逸惟親兵千餘人自
 隨遣劉子羽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虜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
 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
 數萬人軍勢復振○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尚原或
 謂玠宜移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賊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
 重兵下瞰雍甸虜懼吾乘虛襲其後此保蜀長策也諸將乃服
 秦鳳路經略孫澤收本路兵保鳳州統制官閔師古收熙河兵保鞏
 富平之敗退保巴蜀雖可為江淮之聲援而關陝陷虜不可

復矣張浚輕師失律不能不任其咎

十一月裁定祀典○秦檜從二帝北行及撻辣入寇以檜為參
 謀軍事以催錢糧為名挈家泛小舟澗水軍自言遂發檜赴行
 在檜云殺虜人之監已者奔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
 人皆知其非逃歸也檜之來也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
 檜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
 北遂建議講和且乞上致書於撻辣以來好上謂輔臣曰檜亦
 忠可用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皇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
 遂以檜為禮部尚書○十二月定四川激賞緡額○金人冊劉
 瑒為皇帝國偽號大齊都大名府瑒既立復還東平以張孝純
 為尚書左丞相李孝揚張東權為左右丞李益為北京留守子
 麟知濟南府○瑒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借位大名遂
 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瑒又立三衛官曰翊
 衛曰親衛曰勳衛以士大夫之子為之一年升一等滿六歲則
 試以弓馬合格人武官○瑒六年薨○

